

边关风·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回忆不仅是温故,更是为了知新;昔日的荣光,是今天辉煌的注释。我们这支军队,就这样——

出发,在春天的序曲里

■郑蜀炎

“岁月诗编里,江湖春色中。”每每忆及在东海前哨那个2平方公里海岛上的那个春节,我总是逸兴遄飞、心旌摇曳。

岛名叫湖庙子,可迎面激荡的,却是太平洋汹涌的波涛。驻岛的海防营隶属陆军部队,采访中看到的却是守卫海空的雷达与舰艇……那年春晚,有句小品台词流行了一阵子——“我骄傲”。

是的,我骄傲,因为是一名军人,也是一名军事记者。作为军事记者能够一灯续日月、片纸写天涯,在日远山深的边防要塞关隘之地,和戍边官兵一起留下一个金戈铁马、悬鼓待椎的春节记忆。

记者这个职业,有自己的运行轨迹。许多时候,你的行程由不得自己定,许多时候,你必须迅速调整工作乃至生活轨迹。

“故事只存在于故事中。”那些为了让祖国人民欢度春节,据守于雄关国门戍边官兵的节日故事,总是有些传奇的色彩。

上世纪80年代在云南边防一线的前哨阵地,一个边防连根据任务分驻在18个猫耳洞和坑道。平日里的艰苦就不用提了,可过年了,不能和家人团圆,全连团聚一下总应该吧。

除夕之夜,连队决定将18个阵地之间的电话“联通并线”拜年。边关军

情变幻无常,不可占时过长,只有三个程序:连长指导员祝词,各个点说一句拜年话,最后是合唱京剧《沙家浜》的唱段“18棵青松”……

家乡在南方的士兵,哪有什么京剧腔,但当时正蹲在连队的我,却在那浓浓的“兵韵兵腔”中泪流满面。

说到边关节日的歌声,在我记忆中的每个春节,总有充满兵味的军歌通过春晚唱遍全国,而它们几乎都诞生在边防线上。那时春节赴边关的慰问团,有那么几首歌曲你若是不唱,不论多大的“咖”都没人给你掌声。记忆中,连续有3个春节,在挂着伪装网的吉普车上,在浓雾弥漫的阵地上,我学会了唱《血染的风采》《小草》等歌曲,此后但凡写边关稿件,这些旋律总会涌向笔端。

当然,不是所有边关春节都能听到歌声。

一次,我在腊月时分到了南陆边防,一路上年味渐浓,爆竹声响。临近营区却闻得枪声阵阵,原来部队攻防排日全天候实弹连贯训练,一直安排到腊月二十九。采访那些探亲难见亲人的军嫂,本以为会有些牢骚,没想到中帼豪气不须眉:“这才有军人的样子,这才是边防军人该过的节日。”军嫂的话,让我调整了采访思路,从写“欢乐军营”改为写“钢铁边防”。

那年大年初一,我来到海某支队,军舰上没有挂满旗的热闹,军港里不见对联、灯笼。支队派往东海某海域担负战备巡逻任务的舰艇编队,正在进行海空情况处置、航道封锁等重

点课目训练。一位副舰长的妻子告诉我,不能回家过年,她本来准备了一堆解释的话,可家中老父一接电话就朗声而言:这是我们全家的光荣!

此话亦让我写于海疆的春节稿件,充满了“硝烟味”——“军港,官兵枕戈待旦;海上,战舰引颈待发。”前些年,还没有“逆行者”这个词。但一次次时空之间的“逆行”,却清晰地标注着边防军人的使命轨迹。

新春佳节,许多驻守边疆的官兵都希望回内地探亲,与家人过个团圆年。可是,云南边陲是横断山脉的地质构造,属地震多发区。地壳“闹起脾气”来,可不管什么节日。于是,我便有了两次春节期间随救灾部队“逆行”边疆震区的记忆。

“是者,君子之常,是之何如?”借用欧阳修的话来形容,执行各种紧急任务对军人而言已属常态,抢险救灾中的各种艰难危险无须多说,问题这是在春节期间啊……

那次赶赴滇西地地震,许多已被批准探亲休假的官兵紧急出动时来不及告知家里,就连想方设法买来的车票还揣在身上。刻不容缓的救援黄金期过后,官兵们的“两个请求”反映到了指挥所:一是给家里打电话发电报说一声“回不了家了”,二是帮忙把票退了。

我只记得,当时在场的地方领导听罢,眼睛顿时红了:“交给你们,马上办!”

还有一次,地震发生在元宵节前,边防某部在完成紧张救援任务后发现:正值寒假,教学楼震垮时倒没什么伤

亡,可即将开学,不能耽误孩子们上课啊……为此,部队马上投入学校重建中。由于那里属于边疆贫困地区,官兵们把随身携带不多的钱都捐了出来,为孩子们购买教学用具和课本。

那次,我用电话一字一句传回的稿件,发在本报头条头条,题目就是“节后震区:响起孩子们琅琅读书声”。“满堂花醉三千客,一剑霜寒十四州。”边关春节,既有风云骤涌的记录,也有春色入毫端的柔情。

在一个龙年的除夕夜,云南某边防连长的妻子,一位空姐军嫂打来电话,说她当晚12点值乘最后一班航班,“那架航班,将从你的军营上空经过,你抬起头,一定能看到我”。

当电视上热热闹闹地敲响新年的钟声时,我陪这位连长站在空旷的操场上。夜空中,隐约可见一架飞机的航标灯一闪一闪,连长扬着头来,不知这是不是妻子的航班,也不知他的眼里闪烁着,是星光,还是泪花。

还有一年,我在担负保卫边疆战斗任务的边防某部新兵营过春节。当年那些年轻的新战士,如今肯定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栋梁,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,在他们参加的第一个军营春节联欢会上,我朗诵的那首并不合辙押韵的小诗——“男儿走天涯,边关即为家。无尽战友情,伴你好年华。”

回忆不仅是温故,更是为了知新。昔日的荣光,是今天辉煌的注释。我们这支军队,就是这样,在春天的序曲里出发。

当出哨遇上「雪墙」

■罗凯 本报特约记者 晏良

云中寒哨春来早,雪海孤岛人更勤。1月30日清晨,詹娘舍哨所上等兵阿不都起了个大早,准备到屋外打水做饭。打开哨所大门,一道“雪墙”赫然出现眼前。春节前夕,西藏亚东遭遇暴风雪,海拔4655米的詹娘舍哨所驻地更是风雪交加。一夜之间,“云中哨所”成了雪海孤岛。

阿不都来自新疆。这位见过边疆极端天气的维吾尔族小伙子,还从未见过如此肆虐的风雪。此刻,门口通道被积雪堵了个严实,“雪墙”上依稀可辨门框轮廓。

闻声赶来的哨长卢亮,带头推雪开路。“雪墙”比想象中坚实,夜间-20℃的气温,让积雪变得异常坚硬。想到哨所地处雪山之巅,哨楼外便是悬崖峭壁,卢亮不敢用蛮劲,只得手拿铁锹一点点开凿。

卢亮铲雪的动静不小,正在整理内务的官兵们闻讯,随之也加入了凿冰除雪的队伍。下士黄伟找来一根钢筋,沿着门框小心嵌入“雪墙”,接着一阵猛敲,积雪慢慢松动。

铲雪、推“墙”……大家趁势一齐发力,“雪墙”很快被凿出一个缺口。一阵寒风扑面而来,卢亮打了个寒颤,他紧了紧领口率先爬出“雪墙”探察情况。其余官兵,继续完成积雪清理工作。

无需交流,官兵们早已形成默契,“三下五除二”,一条通道很快被打通。坚守云端哨所,官兵们长期与风雪抗争,铲雪开路成了绕不开、躲不过的任务。

两年前的初春,也是一场大雪过后,通往詹娘舍哨所的通信线路断了,官兵们心急如焚。时任哨长李玉成带领战士黄轩等人下山检修,很快抢通了线路。不料,返程途中,他们再次遭遇暴风雪……

风雪肆虐,他们只得躲在一块巨石下互相簇拥取暖。半小时后,风雪渐停,黄轩掏出手机,记录下他们头戴“冰甲”的模样。这张照片,至今仍是黄轩的手机桌面。这年仅仅19岁的广东籍战士,笑起来格外阳光,他说:“有了那次经历,以后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;感恩战友陪伴相扶,不管走到哪里,我都会记住我是守护雪山之巅的詹娘舍哨兵。”

再大的风雪,也挡不住边防军人前进的脚步。“雪墙”被凿开的一瞬间,我们心里真亮堂。”卢亮一番话,说得每个人脸上喜笑颜开。

瑞雪兆丰年,这会是个好兆头。詹娘舍的这个春天,一定会更好。

高原上有场“超燃”音乐会

■杨继年 梁晨

“超燃!”按照这种思路,乐队成员找来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塑料桶,摆成一个“架子鼓”。上等兵张岚翔入伍前曾学过演奏架子鼓,他上手敲击了一通,脸上笑开了花:“敲击塑料桶的声音,有的低沉浑厚,有的清脆响亮,还真有点像架子鼓。如果在桶内装入不同容量的水,一定能有更丰富的表现力。”

激情的旋律,伴着掌声飞扬,高原雪地音乐会开幕了。官兵们的现场演奏韵味十足,每首曲目终了,全场都会响起如潮欢呼。乐队成员把训练和生活中的趣闻,用说唱的形式表现出来。“练起来,我们谁与争锋。唱起来,我们一起澎湃。”这首由乐队自己创作的《只为喀喇昆仑》上演,就将音乐会推向了高潮。

“豺狼越境,神兵满昆仑。”一首由少数民族战士努赛演唱的歌曲,引得官兵频频点赞。这首歌的歌谱选自网络歌曲《绝世武神》,再配上官兵自创的歌词,可谓“战味十足”。

没有吉他,队员们就清唱,和着节拍,演出得更带劲儿。大家时而高歌,时而欢呼,训练的疲惫一扫而光,练兵的激情再次被点燃。

“遥远的边关,美好的年华,忠诚的坚守……”雪花飞舞,激昂旋律穿透层层雪山。

2月17日,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齐聚一堂,一支乐队精彩亮相,引来台下阵阵掌声。舞台上方的横幅上,“亮剑音乐会”几个大字在雪山映衬下分外醒目。

团队驻守在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上,身处冰天雪地的官兵有着火热的内心。他们中几位音乐“发烧友”自发组建了这支“亮剑乐队”,每次组织“演出”,都会有战友前来“捧场”。

渐渐地,乐队的“名气”越来越大。那天,团政治工作处主任王涛也来看乐队官兵演出,他激动地说:“咱们干脆组织一场雪地音乐会,在紧张的训练生活之余,让官兵真切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,激发大家建功军营的热情。”

就这样,音乐会的时间和地点很快敲定,乐队成员开始遴选乐曲。列兵王强入伍前曾是音乐学院学生,他自信满满,担任音乐会总指挥。

“选啥乐器”成了难题。王强灵机一动,他飞快跑回帐篷,抱着脸盆、水壶等跑了出来……王强嘿嘿一笑:“来一首军营‘嘻哈说唱’,绝对

苦无言

2月18日,新疆和田军分区河尾滩边防连一队巡逻官兵,前往海拔5400多米某点位巡逻。雪峰无言,官兵们跋涉的脚印永远烙刻在冰川之上。

乐于心

2月8日,西藏林芝军分区某边防连举行的新春游园会拉开帷幕。欢乐时分,镜头记录下官兵参加吹气球比赛时,气球吹爆的瞬间。

王添昊、牛德龙摄

云端哨兵的新年“祈福”

■宋邦稳 关磊

广西那坡县白水乡那布村,一个地处云贵高原的边境山村,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二十八连驻防在这里。

2月19日,元宵节一大早,群山间云雾缭绕。“云端哨所”就在那里。“山脚下的连队营区里,指导员邹镇泽手指着远处的龙门山说道。笔者循声望去,晨雾笼罩的山巅,依稀可见水雾阵地的营房。

海拔千余米的水雾阵地,是广西边防海拔最高的哨所,守哨官兵亲切地称之为“云端哨所”。邹镇泽说,每年春节最有趣的事,要属哨所组织的几个极富特色的“祈福”活动——“抢头哨”“探水源”和“巡逻520号界碑”。

跟随上山送水的巡逻车,笔者前往“云端哨所”驻兵点。道路蜿蜒,十几公里的车行近1小时,抵达哨点时,元宵节的“抢头哨”活动即将开始。

“谁先到山顶,谁就是今天的‘头哨’。”副连长杨祥对整齐列队的哨所官兵说。笔者向山巅望去,从驻兵点到观察哨落差百余米,一条陡峭“天梯”一眼望不到头。随着杨祥一声令下,官兵们鱼贯而出,笔者紧随其后向山顶进发。

脚下的登山台阶,每百级便用红油漆做了标记。笔者还没爬到500级,已是汗流浃背,一路同行的杨祥笑着说:“能一口气爬到山顶,才有希望抢到

‘头哨’。这对体力和耐力都是考验。”

关于“抢头哨”的由来,杨祥也说不清。只知道数十年来,每到春节和元宵节,哨所官兵都会抢着去山顶观察哨值勤,“节日里自己坚守岗位,为的是让战友享受难得的休息时光。为战友分担,为使命担当,一茬茬官兵用实际行动接力传承着云端哨所‘以艰苦为荣、祖国为重、奉献为本’的精神密码。”

站在云端哨所极目远眺,南疆山川层峦叠嶂。手握钢枪,伫立山巅,面前是祖国山河,身后是家人期盼的目光,笔者不禁感叹,哨所官兵“抢哨”的内在动因,正是源自边防军人胸中澎湃的万丈豪情……

从观察哨下山途中,杨祥聊起哨所官兵“探水源”的故事。

龙门山属于喀斯特地貌,山上水源难寻。为此,连队专门为哨所配发了一台高差抽水机,但受地势影响,时常抽不上水。后来,连队在山腰处建起几个蓄水池,缓解了哨所吃水难题。

去年入冬以来,驻地降雨量减少,哨所官兵吃水全靠连队定期往山上运送。正月初十那天,杨祥和官兵们带上铁锹,绕着山探寻能存水的“石坑”,将坑里枯枝败叶和杂草清理干净,为春季“蓄水”做准备。

“别小看这些‘石坑’,附近苗族村寨的乡亲们全靠‘石坑’蓄水过日子,我们定期清理蓄水池和‘石坑’,也是帮助乡

亲们缓解吃水难题。”杨祥说,“乡亲们待我们像亲人,我们和乡亲们心连着心。”

520号界碑,距驻兵点约3公里。聊起“巡逻520号界碑”,颇有几分浪漫色彩。每年大年初一,官兵们都会以“猜拳”的方式,选出参与巡逻520号界碑的“幸运儿”。在哨所一直有个说法:谁能在新年第一天走一趟520号界碑,谁就会收获一整年的幸福与甜蜜。

今年春节,杨祥可是连队最幸福的人——未婚妻赵语,千里迢迢赶到连队与他团聚。可直到腊月三十,杨祥都没下哨,非要和战友一起参加大年初一的巡逻。这可把指导员邹镇泽急坏了:要是人家姑娘不高兴了咋办?

敢爱边防军人的姑娘,都是勇敢的姑娘。这不,大年初一清早,赵语就跟着送水车上山了。听说副连长未婚妻要上山,哨所官兵私下商量好“猜拳”时“集体放水”……就这样,杨祥顺利带队参与新年第一天520号界碑巡逻任务。

对于杨祥来说,幸运的事还有很多。那天,走过520号界碑的点位,官兵们在驻兵点休息。排长郭子涵接到邹镇泽打来的电话:“这几天,由你接替副连长值班……”

最后,邹镇泽笑着提醒郭子涵:“还有一个命令:明年春节,也让你的未婚妻来连队团聚。到时候,我上山替你值班。”

春天 出发

农历己亥猪年春节前一天,恰逢立春节气。立春刚过,各地普遍降温,多地迎来去年冬天以来第一场雪。

大自然就是这样千姿百态。春天,并非“立春”一过,就草长莺飞繁花似锦,而是要经过春寒料峭,才能迎来草绿花红、生机盎然。这个等待的过程,是为了新的出发——等待春的余味淡了,踏入春的怀抱,走进春的故事里。

万物如此,仔细想想,奋进在强军征程上的我们亦然。通往“春天”的强军路上,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挫折,甚至遇上“坚冰”和“暗礁”,这需要我们保持定力、攻坚克难,紧握自己“这一棒”,跑好自己“这一程”,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书写属于自己的合格答卷。

德国电影导演弗里德里希·希有言:“故事只存在于故事中,存在于时间的流逝、生命的继续中,无须制造故事。”边防军人的强军故事,将历久弥新,永远继续。

——编者

